

笑着活下去

姜虞搬进泽君殿有二十余日了，至今没见过温怀璧。

这二十多天里，她有时候会不自觉在心里叫温怀璧，然后突然反应过来温怀璧已经不与她共享身体了。

有点不习惯，总觉得像是少了点什么。

她伤得重，起初那几日趴在床上不能动弹，时至今日也才勉强能下床走动走动，仍是需要一日三餐地喝药，甚至入了夜还得喝一碗。

这天，宫女照例在夜间叫醒姜虞，一口口喂她服药。

姜虞一直嫌药苦，半梦半醒间试图把身体的控制权交出去，嘴里还嘟囔道：「鬼哥，喝药，嘟嘟嘟.....」

宫女喂她喝了大半碗，听见她嘴里念念有词，于是凑近了听，她又不说话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宫女又舀了一勺药喂给她。

姜虞见冒着苦气的药汁又忍在了嘴边，继续迷迷糊糊念叨：

「鬼哥你喝，干杯，嘟嘟嘟嘟.....」

宫女直接把剩下的药都给她喂了进去，然后一头雾水问殿里其余宫人：「你们可听清娘娘刚说什么了？」

程吉夜里在这里守着，捂着嘴笑：「陛下二十多天没过来，娘娘说不定想陛下了，在叫陛下名字呢！」

宫女悟了，赶忙放下药碗在姜虞耳边哄：「娘娘，陛下这几日都宿在隔壁归燕台，程公公说陛下正不眠不休处理堆积的公文，等忙完了必定会来看您的。」

泽君殿不比西十所小，其中宫舍众多，姜虞宿在温怀璧的寝殿里，温怀璧也没叫她迁去泽君殿里别的地方，反而自己住去了隔壁经常用来处理公文的归燕台。

姜虞半梦半醒，根本不知道旁边的宫女在说什么，兀自又嘟囔道：「挨打也是因为你作妖，药你也不肯喝，隔……」

宫女没听见，靠近了些，就听见她委屈巴巴在那里道：「你还不理我是吧？」

宫女觉得姜贵妃怪委屈的，以为是她在怨皇帝不来看她，于是哄道：「陛下心中定是记挂着娘娘的。」

姜虞叫了他半天听不见回音，又大声道：「温怀璧！」

宫女连忙捂住她的嘴：「娘娘千万不可直呼陛下名讳！」

一边的程吉喜滋滋：「娘娘方才果然在唤陛下！我一会儿正要去陛下那里伺候。」

邓全离开后，温怀璧点程吉接替了邓全大太监的位置，大太监便是皇帝最为贴身的近侍，素日里皇帝干什么都是大太监跟着，皇帝更衣上朝也是大太监伺候。

眼下已是寅时，上朝是在卯时初，还有不过半个时辰的时间温怀璧就该起身了。

程吉看了一眼熟睡的姜虞，又吩咐宫女好好照顾她，然后蹑手蹑脚去了归燕台。

他到归燕台的时候，温怀璧已经自己穿戴好了，正坐在桌前看批公文。

他想了想，去煮了壶热茶，一边给温怀璧斟茶，一边道：「陛下，娘娘念着您呢。」

温怀璧好像没听见一样，又打开本奏折批。

程吉犹豫一会儿，又问：「陛下不去看看娘娘吗？」

温怀璧执笔的手一顿，笔尖在奏折上划出一道钝钝的墨痕。

其实这几日他自己也在整理思绪，那日邓全说他冲动了，他也觉得自己在长德殿做的事情冲动了些。承诺过保她性命并不代表要还她清白，不代表要升她位分，如此行事显得对她过于关心了些。

他为什么关心她来着？

因为她身陷险境是因他而起？

温怀璧皱眉看着奏折上的墨痕，半晌才又提笔落下几句批文，然后又翻开另一本奏折。

他头也不抬，状似无意问：「她伤康复了？」

她伤也算间接因他而起，长德殿种种就当 he 履行自己的承诺，旁的就算是他对她的谢礼，其余的就到此为止。

程吉看不清他的心思，小心试探：「陛下二十余日未去看娘娘，不如亲自去瞧瞧？」

温怀璧翻着奏折，声音有点凉：「朕问什么，你就答什么。」

程吉连忙跪下：「奴婢多嘴！娘娘伤好多了，现在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。」

温怀璧终于掀起眼皮子看他一眼，半晌才道：「既然伤好得差不多了，就把人送回西十所，搬长乐殿去。」

程吉蒙了一下：「啊？」

温怀璧放下最后一本奏折，起身去外朝准备上朝，临走前看着呆愣愣的程吉道：「去办。」

程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温怀璧已经走了。

他挠挠头，满脸莫名其妙地回了泽君殿主殿，见姜虞还在睡觉，他也没敢吵她，等到日上三竿她起床的时候，才小心翼翼道：「娘娘，陛下要您迁宫去长乐殿。」

姜虞霎时就清醒了。

搬走？那还得了！太后能放过她？！

她抓着被子的手紧了些：「去告诉你们陛下，就说我这一身伤也算拜他所赐，我现在伤口复发，疼得起不来。」

程吉还有点犹豫，脚黏在地上一样不肯走。

姜虞见他不走，咬着下唇又想了一会儿，道：「我要是搬走了，万一到长乐殿就水土不服、一命呜呼了怎么办？不就白费了陛下这几天特地把龙榻腾出来给我的一片好意了吗？」

她理不直气也壮：「去告诉他，本宫不是不想搬，是不能搬。」

程吉快哭了，赶紧又跑去归燕台通报给温怀璧。

温怀璧这会儿已经下朝了，正坐在桌前看书，听见程吉的脚步声，他连头也没抬：「办好了？」

程吉有苦说不出，摇着头战战兢兢道：「娘娘说她伤口复发了。」

温怀璧皱眉，捏着书的手紧了紧，半晌才轻咳一声：「复发了应当和医女说，和朕说有什么用？」

程吉笑得比哭还难看：「娘娘说她疼得起不来身，没法搬。」

温怀璧翻了页书：「那就拆了床把她抬走。」

程吉缩着脖子应了声，跑去主殿吩咐了几个粗使太监一起拆床，要把姜虞连人带床一起搬走。

姜虞都气乐了，她扒拉着床柱子，看着一旁哭丧脸的程吉：

「行，你们陛下不是不想看见我吗？好啊，那这屋子里的桌子椅子，这屋里所有东西都沾了我的气息，陛下一定都嫌脏！」

有个粗使太监见姜虞不配合，害怕皇帝责怪自己办事不力，于是劝道：「娘娘，这也是陛下的意思，这些东西脏了擦擦就行了，您还是赶紧走吧？」

姜虞咬牙：「咱们陛下是谁啊，九五之尊，脏了就擦擦，岂不是太寒酸？」

她目光落在程吉身上：「你这就去告诉他，本宫一定要亲眼看着这屋子里所有被我碰过的东西都和我一起消失！」

说着，她指了指前面一颗大大的夜明珠，使唤宫人道：「对，就是这个夜明珠，我天天摸它，它最脏了，还有那个那个这个，这些全都给本宫一并抬走！」

程吉心里发虚，又赶紧去了归燕台：「陛下，娘娘肯走了！」

温怀璧漫不经心转了转扳指：「不是伤口复发了吗？她自己走出去的？」

程吉抹了把汗，战战兢兢：「不是，娘娘是躺着出去的，但她说她碰过的东西脏，应该都搬走，然后把主殿里值钱的东西都搬空了，她还说.....还说.....」

温怀璧抬眼看他，皱眉问：「说什么？」

程吉两腿一软，「扑通」一声跪在地上，英雄就义似的闭上眼睛，重复姜虞叫他带给温怀璧的话——

「陛下当初不认李婕妤的孩子，如今连臣妾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认了吗？臣妾理解您这是关心社稷、心系天下，生怕臣妾与您同住被天下诟病，所以臣妾就是苦死累死，被别的妃子使绊子折磨死，也一定会在外头努力地笑着活下去！」

温怀璧太阳穴突突直跳，等程吉把最后一句话复述完，他直接哼笑出声，把书往桌上一砸：「满口胡言！」

程吉以往也一直在泽君殿里伺候，极少见温怀璧被气成这样。

他吓得「咚咚咚」磕头：「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啊！」

温怀璧深呼吸，深深呼吸，深深深呼吸：「去，把人给朕抬回主殿。」

程吉人都傻了：「啊？」

温怀璧站起身往外走，从牙缝中挤出句话来：「朕倒要去看看她肚子里怀的是什么东西！」

程吉最后悔的事就是和温怀璧提姜虞，他见温怀璧走远，又赶紧起身跟在温怀璧屁股后面，一起从归燕台去了主殿。

到主殿的时候，姜虞已经被连人带床抬回来了，殿中那些值钱的摆设也原封不动摆了回来。

温怀璧屏退下人，走到姜虞床边。

姜虞还不能躺着睡，正闭眼趴在床上，眼皮子不停抖动。

温怀璧拽了把椅子坐下，尾音拉长：「姜贵妃——」

姜虞装死：「……」你怎么真来了？

他见她不说话，冷笑道：「这泽君殿有什么魔力，迷得姜贵妃都舍不得走了？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主要是外面的世界太险恶。

温怀璧见她还趴着装死，于是伸手替她拨了拨额前碎发，凑近了些道：「朕这些日子时常想起与姜贵妃之间的过往，不知道姜贵妃是不是也一样？」

姜虞突然觉得他现在的语气有点像她从回忆画面中窥见的、他在刑室里和落秋说话的语气，霎时间浑身僵硬，撑起眼皮子笑道：「怎么会呢？臣妾都忘了。」

温怀璧看出她害怕，又柔声道：「姜贵妃怕什么？」

姜虞皮笑肉不笑。

温怀璧也皮笑肉不笑：「别怕，朕素来待人宽和，怎么会与姜贵妃计较呢？」

姜虞脑子抽了一下，脱口而出：「真的？」

她这几天就一直有点不安，好像他还是那个和她拌嘴的鬼哥，又好像他就是那个高高在上、生杀予夺的帝王。

她既觉得与他熟悉，又害怕他那些心狠手辣的手段用在她身上，脑子里像有两个小人一样，一个在说他不会，一个在说他有仇必报，她都快分裂了。

温怀璧点头：「自然，如果不是姜贵妃，朕也不知道自己不行，也不会知道自己是个烂菜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个品味低俗的人。」

他把姜虞当初背后叽叽歪歪说他的坏话重复一遍，又问：「你说，朕该怎么感谢你？」

姜虞觉得自己不如死了算了。

她咬着下嘴唇，手抓着被子，想了半天才硬着头皮道：「你自然该感谢我，要是没我的身体装你魂魄，你早就死了，哪里还有机会回自己身体里？」

她瞥了温怀璧一眼，心一横，继续说：「还有啊，我卷进你和太后的事也是因为你，你还想让我搬出去！我搬，我搬去哪？我搬去阴曹地府？你个鬼东西，一点也不讲义气！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：「朕什么时候说过不派人保护你？」

姜虞眼珠子一转，撑着手臂要起身：「真的？那我现在搬……」

温怀璧站起身来：「算了，念在你伤还没好，就先在这住着。」

他指了指一边的耳房：「你住那儿。」

耳房就在主殿里，是专门给守夜下人住的小房间，虽然地方小，但床桌俱全。

姜虞：？

她「腾」地一下坐起来，看着一旁的耳房：「为什么？」

温怀璧勾唇，指着她身下软绵绵的龙榻：「没有为什么，这是朕的床。」

姜虞皱眉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他亦满脸淡笑地回望她。

又半晌，他道：「朕乏了，贵妃退下吧。」

姜虞咬咬牙：「臣妾遵命。」

她一骨碌爬起来，还牵到了背后的伤口，「嘶」了一声，然后慢吞吞往耳房里走。

等进了耳房关了门以后，她对着门啐了一声，小小声地骂道：「当初你吃我的穿我的，睡我床那么久，我说什么了？你就是欠！」

话音方落，温怀璧的声音隔着一道门传进她耳中：「姜贵妃——」

她立马闭上了嘴，磨磨蹭蹭打开门，皮笑肉不笑：「陛下有什么吩咐？」

温怀璧坐在桌前写东西：「朕劝姜贵妃最好不要背后骂朕，朕都听得见。」

姜虞假笑：「怎么会呢？臣妾怎么敢呢？」

屋外天色将近黄昏，温怀璧往外看了一眼，继续埋头写东西，慢条斯理又道：「既然伤还没好就早些休息，少用你的脑子想那些浪费粮食的事。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呸！

她咬咬牙，直接把耳房的门又关上了。

温怀璧执笔写了几个字，等听见关门声后才抬起眼来。

他看着那扇已经关掉的门，突然摇摇头笑了一声。

因为昏迷的时日太久，他还有许多公文没有处理完，和姜虞说完话后他就一直在埋头批奏折，直到入了夜才放下笔。

现在已经入了夏，夜里总会有聒噪的蝉鸣声。

温怀璧深吸一口气，捏了捏鼻梁，准备洗个澡睡觉。

他伸手解自己的外袍，目光不经意扫过耳房的门，然后宽衣解带的手顿了顿。

他是皇帝，为什么要自己宽衣？这些年哪天不是有下人伺候他穿衣脱衣的？也就是那一阵在姜虞身体里才会自己穿衣服，她起得还晚，经常就是他亲手穿衣梳妆。

可他现在明明已经回自己身体里近一个月了，这么久以来，他竟然都是自己穿衣宽衣。

温怀璧不太喜欢这种感觉，这和穿衣无关，他总觉得自己像是被人驯化了一样，于是他皱着眉把解了一半的外袍又穿了回去，看向耳房：「姜贵妃——」

姜虞都快睡着了，听见他叫她，也懒得起身。

她裹着被子，隔着门大声回话：「陛下有什么吩咐？」

温怀璧在椅子上坐好：「过来，服侍朕。」

姜虞睡意登时全消了，她表情僵硬，伸手摸了摸自己胸口的衣裳：「不必了陛下，臣妾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。」

温怀璧眼皮子跳了一下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觉得殿中的空气不够新鲜，于是去把窗户打开了。

程吉见他开窗，走上来隔窗关切问：「陛下，可有吩咐？」

温怀璧摇头。

他走回桌前正要坐下，就听姜虞的声音又隔着一道门传过来：「臣妾一个人也可以睡得着，真的不必了。」

温怀璧太阳穴突突直跳，他深呼吸一下，直接走到耳房外面，「啪」地一下把门打开了。

姜虞听见动静，神色惊恐地用被子蒙住了头。

温怀璧走到她床前，黑着脸道：「朕的意思是，给朕解衣服。」

姜虞：？

她一言不发地装死。

温怀璧眼皮子都快跳出火了：「你想多了，起来给朕宽衣。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都要脱衣服了，哪里想多了？

她把被子又裹紧了点。

温怀璧眯了眯眼，伸手扯她被子：「姜贵妃，朕的命令你都敢不从了？」

姜虞感觉到他在扯被子，她胸膛里一颗心在怦怦直跳，咬着牙把被子又往回扯了一点。

温怀璧见她把被子往回扯，于是又把被子往外拉。

姜虞又把被子继续往回扯。

她拉一下被子，他就扯一下。

他越扯她的被子，她就越拉被子。

一拉一扯，一拉一扯，一拉一扯。

姜虞闷在被子里死咬着下嘴唇，直接铆足力气猛地扯了一下被子，想把被子从他手中扯出来。

温怀璧没料到她会突然用这么大力气，他一个不留神，直接被被子扯着一个踉跄摔在床上，整个人「啪唧」一下压在了她背上。

「啊——」姜虞伤还没好，被他压得直接尖叫出声，眼泪都差点飙出来。

温怀璧也愣了一下，一转脸就对上她瞪得大大的眼睛，她眼睛里还雾蒙蒙的，眼周红彤彤，像被人欺负狠了。

他赶紧撑起身，刚站起身想走，看见她要哭不哭的表情，又停住了脚步。

他声音冷冷的：「姜贵妃，你本就是朕的女人，朕与你有夫妻之实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你不必满脸委屈。」

姜虞对上他的眼睛，吞了吞口水，心里打鼓，他的语气是真的凉，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。

她咬唇纠结一会儿，然后吸了吸鼻子，满脸大义凛然地掀开被子：「那来吧！」

话音方落，她眼前突然一黑。

温怀璧都被她气乐了，他直接把被子往她脸上一蒙：「但姜贵妃实在不合朕的口味，朕难以下口，扫兴得很。」

姜虞伸手掀开被子，正要说话，就听见殿外守夜宫人们的声音模糊传进来——

「陛下和娘娘好……好激烈啊！」

「陛下也太不怜香惜玉了，娘娘背上伤还没好呢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住。」

「娘娘方才叫的那一声听起来就很疼！」

「话说陛下也昏迷刚醒呢。」

「陛下毕竟年轻气盛，应该的应该的。」

温怀璧站在原地，脸色铁青。

他突然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然后又摸了摸耳后，随即直接甩袖子走了，还「咣」的一声把耳房的门给关上了，然后直接走到窗前「哐」地一下把窗户也关了。

空气突然安静。

温怀璧深吸一口气，直接把自己衣服解了，咬牙切齿地上床睡觉了。

而后一连几天，他都没主动找姜虞说过话。

他不找姜虞说话，姜虞也不找他说话。

日子就又这样不紧不慢地过了许久，姜虞背后的伤也慢慢愈合了。

温怀璧见她伤好了，就叫她迁宫去长乐殿。

搬走的时候，姜虞拿了个大床单，她慢吞吞地把耳房里值钱的东西往床单里兜。

温怀璧见她一直在耳房里不出来，以为她是在拖延，于是走过去推开耳房门。

门「吱呀」一声开了。

姜虞听见开门的响动，立马回过头去，和温怀璧撞了个眼对眼。

不过一眨眼的时间，温怀璧竟和她同时开口——

「怎么，姜贵妃不会舍不得走吧？」

「怎么，陛下不会舍不得臣妾走吧？」

话毕，他们又同时把头扭过去不看对方，阴阳怪气却异口同声：「你别做梦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夹枪带棒道：「你学朕说话？」

姜虞舔舔嘴唇，阴阳怪气：「臣妾怎么敢呢？」

温怀璧视线落在她摊在床上的大床单上：「姜贵妃，朕一点也不嫌弃这些被你用过的东西，你不必带走。」

姜虞把床单打了个结：「陛下可是九五之尊，臣妾身份低微，用过的东西断然不配再放在泽君殿里。」

温怀璧伸手把床单又解开了，对着门比了个「请」的姿势：「不劳姜贵妃操心，朕自然会叫下人扔了烧了，姜贵妃放心地去吧。」

姜虞咬咬牙，看着床单上的东西，半晌才摸了摸袖袋，不情愿地哼唧：「走就走，谁稀罕留在这！」

她转身就走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又听见温怀璧在后面道：「慢着。」

她脚步一顿。

温怀璧慢吞吞走到她身边，朝她伸出手：「姜贵妃，太留恋泽君殿的东西可不好。」

姜虞努努嘴：「臣妾留恋什么了？」

温怀璧勾唇：「袖袋抖一抖。」

姜虞不情不愿地掏出袖袋里的黄金匕首：「这外面可都是想要臣妾小命的人，臣妾拿它防身。」

温怀璧手还摊在她面前：「朕给你派了一队侍卫，你回头。」

姜虞一回头，就见禁军周副统站在她身后。

见她回头，周副统朝着她行了个礼。

姜虞牙痒痒，嘟囔了声「小气」，然后把匕首放回温怀璧手里，气哼哼跟着周副统走了。

长乐殿占地很大，在西十所最偏的地方，靠近宫中的马场。

整间长乐殿只有姜虞一个人住，宫人们都不敢怠慢她，日子倒也过得不错。

但她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然后下意识往泽君殿的方向看一眼，发一会儿呆，再恍然回神去做别的事情。

她素日里上午绣绣帕子，绣功还是一如既往地烂，下午会算算账打发时间，再就是看看闲书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，一晃眼已是盛夏。

这日，温怀璧正在归燕台处理公文，突然道：「最近后宫倒是安静。」

程吉不知道他这话的意思，给他斟了杯茶：「是呀，从前也就是李婕妤闹腾些，现在进了永安宫，也闹腾不起来了。」

温怀璧看起来像是随口问问：「姜贵妃呢？」

程吉躬身：「奴婢昨日和长乐殿的姑姑聊天呢，姑姑说姜贵妃一切都好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：「朕怎么听说宫里都传她失宠了？」

程吉总觉得温怀璧对姜贵妃特殊些，每次提起姜贵妃的时候，温怀璧的情绪就会格外难以捉摸。

见话题转到姜贵妃身上，程吉小心翼翼地想了一会儿，才道：「是有些嘴碎的嚼舌根，不过娘娘看得开，心情很好，并未受流言的影响，听说昨日还去蓬莱池消遣了呢。」

温怀璧「嗯」了一声，又是大半天没说话。

程吉感觉温怀璧脸色不太好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

他战战兢兢守在一旁，又过了很久，听见温怀璧道：「把姜贵妃饮食上的份例改成一日三餐青菜豆腐。」

程吉挠挠头：「啊？」

他刚才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

也不对，他只说了姜贵妃每天过得很开心，总不会是陛下其实和姜贵妃不对付，看不得姜贵妃开心，所以非得给姜贵妃添堵？

温怀璧掀起眼皮子看他一眼，一本正经道：「她伤刚好，医女叮嘱过叫她吃些清淡的素食。」

程吉眼神瞬间变了，拍马屁：「陛下日理万机，竟还能想着娘娘，真是用情至深！」

温怀璧眉头微皱，好像想反驳，但半晌才道：「你亲自去办。」

程吉赶忙道：「现在正是午膳的点，奴婢这就去，陛下可要奴婢看着娘娘吃？」

温怀璧唇角勾了勾：「也好。」

程吉应了一声，赶紧屁颠屁颠去内务司安排了，还特地提了一篮子青菜去长乐殿的小厨房。

长乐殿的小灶今日给姜虞准备的午膳是清炖鹿肉、山珍烩豆腐、糖醋鲤鱼。

厨娘见程吉拎着一篮子青菜来了，满头雾水：「程公公这是？」

程吉笑吟吟：「是陛下的意思，陛下说娘娘身体刚好，要吃些清淡的，这段日子长乐殿的份例都改成青菜了，娘娘可得早些养好身体！」

厨娘接过菜篮子：「陛下日理万机，怎么还有空惦记娘娘的餐食？」

程吉舔舔嘴唇，看向桌上做好的菜：「这就是爱。」

厨娘恍然大悟：「娘娘知道陛下的一片心意，定会开心的。」

说着，她赶紧和程吉一起把盘子里的烩山珍、糖醋鱼都吃了，然后做了几道青菜，程吉还说温怀璧特地嘱咐了要少油少盐，

所以大多是用的水煮。

程吉端着食盒亲自送菜，一见到姜虞就献宝似的把盒子里的青菜全拿出来摆在桌上：「娘娘，陛下念着您呢，您瞧瞧这些青菜，里面可全是陛下对您的一片心呐。」

姜虞的脸和青菜一个色：「他什么意思？」

程吉替温怀璧邀功：「陛下特别关心您的身体，政务之余还给您换了食谱，今天晚膳是黄连炖豆腐，得陛下如此相待，娘娘真是有福气！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

她坐在桌边上，看着一桌子青菜，半天没动筷子。

程吉等了一会儿，又道：「娘娘，不合胃口吗？」

姜虞扭头看他：「你不回陛下身边伺候？」

程吉笑道：「陛下让奴婢看着您吃。」

姜虞看着满桌子的青菜，皮笑肉不笑：「陛下的意思，臣妾怎么敢不从呢？」

程吉见她拿起了筷子，开心地点点头：「娘娘能理解陛下的心意就太好了。」

姜虞搅着碗里的饭：「你出去。」

程吉不敢走：「奴婢得看着您吃.....」

姜虞把碗里的米饭捣碎：「本宫还能把陛下的一份心意倒了喂狗不成？」

程吉不动。

姜虞看着一桌子青菜假笑：「这青菜在你眼里是陛下的心意，在本宫眼里它就是陛下，我许久未见陛下，想念得很，要和、这、些、青、菜、独、处！」

程吉恍然大悟：「原来如此，奴婢该死！奴婢这就走，不打扰娘娘和陛下独处！」

说罢，他直接小跑着溜了，跑去屋外守着。

姜虞见他走了，冷笑着起身，准备把这些菜端去倒了。

还没动呢，殿中的窗户突然轻轻响了一声，随即是一阵风掠过她耳侧。

姜虞警觉回头，就见一个黑影从窗边一闪而过！

她急忙抬步往屋外冲，张嘴就准备喊人，不料却直接被人给拽住，嘴也被人给捂得严严实实，只能发出微弱的「唔唔」声。

她浑身直冒鸡皮疙瘩，就听身后那人凑近她轻笑：「是我。」

姜虞身体一僵：「李承昀？」

话音方落，屋外就传来一阵敲门声，程吉在外面喊：「娘娘，奴婢方才听见些动静，您没事吧？」

姜虞刚要喊人，脖子上就被横了一把匕首。

冰凉凉的刀锋贴着她的脖子，好像再往下压一点就能划破她的喉咙。

她抿了抿唇，平复下呼吸：「本宫无事，你不必进来。」

程吉应了一声，就稍微走远了些。

李承昀垂目看她：「伤好了？」

姜虞不敢乱动：「托令妹的福，太好了。」

李承昀「嗯」了一声，用匕首的刀背轻轻划着她的脖颈，没留下一点伤，更像是百无聊赖在打发时间一样。

姜虞两指并拢，把刀片夹开一些：「李大人过来就为问我一句话？」

「不是。」李承昀答得干脆。

他话音方落，又有宫人敲门：「娘娘，方才有贼人进了马场，现在阖宫在寻那贼人呢，您可安好？」

姜虞还未开口，脖子上方才被夹开的匕首又贴了回来，冰冰冷冷的，像毒蛇的芯子一样。

她咬着下嘴唇，深呼吸一下，平静道：「本宫无事，你们退下，别扰了本宫午睡。」

屋外宫人们道：「那奴婢们在屋外守一会儿，免得贼人进长乐殿。」

姜虞「嗯」了一声，然后没再说话了。

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，李承昀用刀背在她脖子上又蹭了蹭，笑道：「不把我交出去？」

姜虞垂眼看着那把匕首：「你若不拿刀抵着我脖子，我第一个喊人。」

李承昀「啧」了一声，把刀收了回去：「我怎么舍得杀你？」

姜虞松了口气：「你刚才去了马场？」

李承昀把玩着匕首，一双凤目映在刀刃上，答非所问：「关心我？」

姜虞摸了摸脖子，没说话。

他又哼笑一声：「还是关心他？」

再过几日就是围猎，他今日进宫的确是来马场的。

温怀璧认马，一匹汗血宝马差专人养了许多年，素日里围猎都骑的是那匹马，今年围猎也不会例外。

他来马场就是给那匹马下药的，那匹马若是死了，温怀璧只能骑马场中其余的马，而马场中其余的所有马匹都被太后买通专人训练过了，听见特定的哨声就会发狂。

他做事情向来干净，今日给那匹马下药，被温怀璧发现也并非意外，李家要的就是温怀璧发现马被下了药，毕竟钓鱼也需要用饵，所以他故意闹出了些动静，还在马的食槽边上留了些药粉，然后温怀璧带人阖宫寻他，他就进了长乐殿。

「自然是关心我夫君。」姜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。

李承昀意味不明地冷笑一声。

突然，门外远些的地方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守在姜虞寝房外的下人远远就看见温怀璧带着几个侍卫往这边走，他们急忙要跪地请安，温怀璧却伸出食指抵在唇间，示意他们噤声，不要发出动静。

他屏退身边侍卫，一个人往姜虞的寝屋走，临了还示意宫人们都退下，于是寝屋外很快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

他就静静站在外面，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抬起手推门要进屋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